

85
79

種一第書叢分九秋千

畫景風日秋

著天沐穆



3 0528 5293 0

行發社版出秋千海上

海 上
局 務 印 方 大
印 承

秋日風景畫

穆木天著

一

狂風暴雨從海上吹來。大的都市如死了一樣。除了時時送來的幾口汽車聲，火車拉笛聲，若有若無的電車響動，再聽不見什麼都市的聲音了。叫賣的聲音，扯着鬧着的兒童們的喧囂聲，是再也聽不見了。如狂波怒濤般的大都市，如鼎沸一般的大都市，現在好像是停止了動作。生命躍動的都市好像變成爲一座死城。

只是狂風暴雨在咆哮着，在這九一八的夜間。可是，在日間，在太陽旗之下，日本在歡聲雷動地慶祝着九一八紀念。而殖民地的民衆却是屏聲息氣地連反對的聲音都不敢公然地吐出來。而不到夜間，又襲來了暴風雨。刮得無家可歸，暴尸於荒郊野外的，真不知有幾何人。狂風暴雨好像更加清楚了壓迫者之面貌的猛惡。在這

九一八的夜間，只是狂風暴雨在咆哮着。

在這個不安的夜裏，對着沉沉欲墜的黑暗的巨幕，聽着吼吼的風雨聲，傍着依稀的燈光，我回想到一幅一幅的秋日的風景畫。

二

那時，我是一個天真的孩子。是八歲，也許是九歲。

風景，是我的故鄉的野外。是秋日蕭瑟的景象。

時間，是日俄戰後，由於南滿鐵道之開發，鄉間的一部分人相當的富裕起來的時代。

那個時候，我的家庭是相當地安適。我一個人讀書。

一天，我跑到野外去了。

高粱，「曬了紅米」了。小河的邊上的草，枯黃了。滿山秋色。牧童在放着牲

畜。出了學房，到了野外，使我感到無限的舒暢。

那時，是天下太平，沒有土匪，也沒棒子手（劫道的）。夏天，我們可以到山裏打杏，採芍藥，百合，狼尾蒿。在那樹木關門的時節，都是一無所懼的。何況，現在是秋天呢。沿着小路，我不覺地走到牧童們相聚的所在。

牧童們都像是一真的。都是街頭街尾左右近鄰的孩子們，他們認識我，他們向我打招呼。

——哎，大家燒毛豆好麼，我，笑瞇瞇地，向他們要求。

——好罷！大家像是贊成我的意見似的。

大家到鄰近的豆地中折了些毛豆。拾了些乾柴枯草，弄了一把火。不一會兒，毛豆啪啪地燃起來了。

燒熟了毛豆，大家分着吃了一頓。都是非常地高興的。一邊吃着，一邊說着。

吃燒包米（玉黍）的風味，和吃燒毛豆的風味，是我永不能忘記的。

可是，自由地，在山野中吃燒毛豆的那一次，是最愉快的。
但是那種世界，現在那裏去了？

二

又是一幅秋天的風景畫。是在北方，可不是我的故鄉。
是在天津衛。天津衛，是偉大的名字『一京，二衛，三通州』。那給了我無限的憧憬，在我的少年時代。

天津又稱作「北洋」。那是更引起我的幻想。在故鄉中學的教室裏，時常這樣設想。「北洋」是一片汪洋，是在海的旁邊的一座蜃樓般的都市。索性是一片汪洋中還湧着幾隻綿羊。

到了天津衛，覺得到也不錯。但是，不是海濱上的幻影的城池，而是沙漠中的一片塵烟撲地的街市。

聽說有一個紫竹林自己總以為是一座竹林，是一片紫色。好像是觀音菩薩住在那個處所。但是沒有去過。

秋日裏，在野外散步，是一種樂趣。兩三位朋友在一起，繞着野外小徑，談着靈修問題，或談着自然科學的學習，是非常地適意。

一天的情景又到在我的目前了。那是乘船到黃家坟去。是學校青年會舉行的秋季旅行。

在黃沙飛騰的天津生活，苦的是缺少水。雖然那一道海河，是一帶濁流，但是離開了滿目黃沙的南開，到了河的中流，溯流而上，大家，你唱我和地，唱着歌，也是一種說不出的快樂。

看着熙熙攘攘的街市，望着西沽的教室，想像着要去的那個所在，心中是別有天地。

黃家坟自然是初秋的景象啦。雖然秋日非常地和煦，但已令人感到白楊蕭蕭了。

。從船上望去，無數的白楊，拱抱着一塊坟地。四邊是滿目的田疇。

大家席地而坐地吃野餐，談話。隨着，四散地，玩去了。

一望無邊的莽原，使我更感到茫茫禹域之廣大。我感謝上帝。我想像着在這塊平原上，將林立起工廠的煙囪。煙囪裏的烟直冲雲霄，機器的響動轟震四野。我想像着我是一個工程師。我想來想去，看着地形，想起幾何的公式來了。可是我的工程師的夢未能實現，我所想的那些工廠的烟囪與機械也未有產生出來。那一個世界是在怎樣的條件下才能實現呢？

四

又是一幅的秋天的風景畫。是在日本京都的吉田山上。

是一座神社，在吉田山的東麓上。神社是蓋覆在吉田山的綠樹濃蔭之下。神社前邊，是一條長的石頭的階段，直通到山下邊的馬路。馬路那邊就是古刹真如堂。

在薄暮的時節，我同T並坐神社中的石槨上。T君是我的一高級的同學，同時是文學上的朋友。

真如堂在綠樹蒼鬱之中露出來他的尖巔。遠遠地，在東山這邊的山谷中的家人的屋頂上，還餘着斷續的炊烟。

夜幕越法地墜下來了。空中，時時地，度過着一隻飛鳥。

T君又想作拜輪，又想作維特。夏天，他去過宮津，在廟裏結識了一位少女Y。

T君總向我談他的理想：哥德一生有過十四個愛人。但是他在宮津遇見過一個。我則是望洋興嘆。

我們的話題總是「美化人生，情化自然。」從藝術講到戀愛，從戀愛講到藝術。講來講去，他總是煽動，我總是無從問津。

那時，維特，拜輪，的確地，是我們的理想人物。

空抱着理想，怎能實現呢？這又是問題了。

於是憂鬱了。但不是幻滅。不能實現的熱望，不住的憧憬，我那時覺得是美的。

夜色朦朧，心地朦朧，一片詩意。隨着，古寺中振響出來灰白色的鐘聲，在空氣中蕩漾着。

鐘聲止了。我們又到在薄冥的道上了。

——上哪兒去呢？我們互相地問着。

一邊說着，不知不覺地，順着小徑走下去了。

夜色是朦朧的，心地更是朦朧的。

心裏永遠是充滿着愛的憧憬。

理想是能實現，倒是有點詩意。秋的薄冥像是微笑地在安慰我。

這種的朦朧的心情，當時是深深地藏在我的心底。我總是在這種憂鬱氣分中生

存着。

這種心情現在是成爲了雲烟消散了。

五

又是一幅秋景。是在伊豆半島的伊東町。

受了一點精神上的苦痛。S君勸我暑中同他到了海岸上。到的時候是炎夏，但是深深地給我印象的是初秋。

伊東的初秋，是一個深可懷戀的追憶喲。

肥胖而有肉感的少女靜江！她是給了如何地深刻的印象啊！

日本的少女，點綴在初秋的田園風景中，是如何地優美呀！

伊東川上，我遊玩遍了罷！我在他的源頭讀過維尼的詩篇。

伊東橋畔，我欣賞夠了罷！我在他的蒼翠的樹叢之中，賞玩了皎潔如練的河中

的漣漪。

伊東的山頭，田間，海岸，都有了我的足跡。我的鞋底到處都給踏上了烙印了。

而特別地是牠的夜間的灰黃的道上，是最令我懷念的。我真不知有幾千百次地追逐着伊人的歌聲，伊人大概是同S在散步。

一天夜裏，真是百分的不安了。夜裏，在樓下溫泉里洗了一個澡，隨着就出了門奔海濱去了。

那是九月初的天氣，微有涼意。

夜是靜靜的。濤聲和山中的微風聲相應和着。一灣碧海。遙遙地，海面上，散佈着一些漁火，在閃爍着。

在在外散在的人家，都關門閉戶地在鼾睡着。小的過路的茶店也都關了板兒，外邊只剩了幾張空牀。

我一邊望着漁火，聽着風聲，一邊地默默地往前走。在那一條平滑的灰白的灰道上，往前奔着，心裏像有無限的憧憬。

到了伊東和綱代之間的山陵的頂峯上，東方已滾出來朝陽。茶店已開始營業了。

飲了一杯茶，吃了兩個蛋，登了高峯，我長時間地把初秋的海觀賞了一下。

到了綱代，在船碼頭流連了一陣。看見了下船的下來，上船的上了去，汽笛鳴鳴地一聲，船向着大海駛去，我又就了向熱海的路。

走了不遠的平坦的海濱的沙路，又是山路了。山路是更崎嶇得多了。雖然有些疲乏，但仍是向熱海走去。

到了熱海，日已西斜。倒是有點失望。再往向走，像是無處可去了。再不想去瞻仰那「錦浦歸航」等等的名勝了。

到了旅途的終點，旅人感到了像是沒有出路。看看帖包中只有回伊東的船費和

一點零錢，於是吃了一餐便飯，想了一陣，玩了一陣，就乘着汽船又折回了伊東。

這一次回到伊東，好如常勝將軍之凱旋。傲然地立在船頭。俯瞰着海水，而特別是將近伊東碼頭之際，自己感到真像是作了驚天動地的大事業。

——我們以爲你自殺了呢，房東老太太，靜江，S，都向我說，在我回到家中之時。

我笑了一笑，點了點頭兒。

——山裏，河邊，海岸，都找遍了呢，接着他們又說。

——到熱海去了，我微笑着走上樓去。

那一天，是我最可懷念的。那種戀愛的幻滅，是可寶貴的，那種放浪的旅途是可寶貴的。

現在，回憶起來，是另一個世界了。

六

又是一幅秋天的風景畫。是在牆子河畔。

回到中國，由廣州飄泊到燕京。由燕京又飄泊到天津。

但是這一次安身的場所，却是牆子河畔。

牆子河畔，是我以先所未曾去過的所在。說起他的風景，是異常有風致的。

那不是北海那樣的綠戶朱欄。又不是故宮那樣的頽城腐水。那是另一種風景。

是一條河，河裏有無數的貨艇。岸上是一些破落戶的商店。是賣燒餅的，賣切麵的。往來的，除了少數之外，人都是短衫露膊，作苦工的，撐船的鄉下漢。

但是河邊的馬路，是南達南開大學，北通日本租界。南開大學遠遠在望。北行半里，即到了五步一樓十步一閣的租界了。

在不夜的都市之近旁，有這樣牆子河一帶的所在。那構成了一個很有趣的對

照。

我去的時候是初秋，牆子河已現出的淒涼的秋色了。北京城中所沒有的蕭條。那種慘澹的秋的田野，展開在河的兩岸，十足地，表現出農村沒落的現象。

學校是日本人辦的——爲着生活，朋友介紹到那裏避避難。但是在那裏。我看見在北京的「宮庭社會」中所見不到的現實。

學校的日本教員過着優遊的生活，時時在學校宿舍前的小林中聚着野餐，清潔整齊地整理了他所住的區域；但中國的教員的住所之前，則是灰塵狼籍，只是他們對於日本教員則是低首下心，唯恭唯敬的。

雖然學校四圍皆水，岸邊匝以樹牆，如住在別莊裏似的，但是，那則越令我在那裏住不下去了。

滿目瘡痍，到處矛盾，使我的憂鬱的悲哀消散了。

我脫開了那個環境。我知道我以往是住在空想的世界，虛構的世界。而今後現

實的世界等待着我去踏進呢。

七

又是一幅秋天的風景畫。是在船廠。

船廠是我的故鄉的都會。我們叫做吉林，可是鄉下人却只知道船廠。

是一九三〇年的秋天。是「九，一八」的前一年。

在東北，秋天是來得很快的。夏天過去，馬上就一雨成秋了。

那時，我住在北山附近的吉大寄宿舍中。每天，是要同Z君到北山散步的。

初秋，樹葉已最枯黃而欲墜了。登了北山，遙望松花江上，來往坐船的人已經稀少了。江南岸，已將滿地是衰草了。

這天，同赴北山散步的，不是Z君，而是C君和H君。

步上了山道，登在廟宇前的欄杆上，瞰視着長而如帶的松花江。

城裏是烟霧沉沉的。

這一年，是多事之秋。就是賞玩風景，大家都是時常談到國事。而且這一年教育界也是多事之秋。

『吉敦鐵路與吉海鐵路之接軌，日本是在阻止着的。』

『南滿鐵路，是一天一天地，損失受得多，「赤字」是有加無已的。』

『日本明年是一定要武力修吉會路，總是要幹一下子的。』

『農村一天一天破產，賣地都沒人要，種了一年地還得叫借貸。』

這一類的話語，是我們所談論的題目。我們總直覺到有什麼事變將要臨頭了。說着，穿過廟宇，到了廟後的盤道上。順着盤道，向向着西邊山頭上的亭子走下去了。

四外是夕暮朦朧。各各山頭上，籠罩着烟霧。在山道上，望遠處眺望着，好像感到農村是要越法迅速地沒落了。

轉到西邊的山頭上，在亭子四週走着，遠望着。

滿鐵公所的建築物，聳立在松花江的北岸上，如吃人的巨獸似的。

山窩中，幾家茅舍，一條崎嶇的道路。在那個山村中，一切像是害着黃瘦病。

——只有民衆起來，……好像誰在叨咕着。

轉回身來一看，亭子的石牆上，新新的油墨寫着：『第二次世界戰爭……』

日本的壓迫日烈，可是新的勢力日益增長。這是「九一八」的前夜。

那是一幅秋的风景畫。可是那一個多事之秋，回憶起來，印象是非常深刻的！

八

「九一八」事變不出人預料地爆發了。一年！兩年！現在是兩週年紀念了。

日本天天在向中國民衆示威。在狂風暴雨中，我們想像一下他的殘暴和兇狠罷

可是，在一方面，東北却成了新局勢，民衆武裝起來，要作決死戰了。

大都市是如同死城一般。可是民衆在「死之國」中，却要拚着最後的老命呢。這是新的開始，這是新的開始。

雪的回憶

穆木天著

一

雨雪霏霏，令我懷憶起我的故鄉來。居在上海，每年固然都冒過幾次嚴寒，可是，總覺得像是沒有冬天似的。至少，在江南，冬天是令人不感興會的。

雪地冰天，沒出過山海關的人，總不會嘗過那種風味罷。一片皚白，山上，原野上，樹木上，房屋上，都是雪。你想想一下好啦，在鉛灰色的天空之下，皚白的地面，是如何地一望無邊呀。一望是潔白的，是平滑的。

雪！雪夜！雪所籠罩着的平原，雪在上邊飛飄着的大野，廣漠地，寂靜地，在展開着。在雪中，散佈着稀稀的人家，好像人們都是鼾睡在自己的安樂窩裏。

從冬到春，雪是永遠不化的。下了一層又一層，凍了一層又一層。大地凍成玻璃

琉板，人在上邊可以滑冰。如果往高山瞰去，你可以看見滿目都是潔白的鹽，鬆鬆地在那兒蓋着。

一片無邊的是雪的世界。在山上，在原野上，在房屋上，在樹木上，都是蓋着皚白的雪層。是銀的宇宙，是鉛的宇宙。

兒時，我嘆美着這種雪的世界。現在這種雪的世界，又在我的想像中重現出來了。

過去的一幕一幕，蕩漾地，在我的眼前渡了過去。

雨雪霏霏，令我懷憶起我的故鄉來。

二

雪一下了好幾天的雪，居然停住了。

據人說，在先年，雪還要大，鵝子都可以到跑人家的院子裏來。又據說，某人

張三，當下大雪時，在大門口，親手捉住了兩匹獍子。人們總是講先年，說先年幾個大錢能買多少豬肉，而在下雪的時候，人們多半是要講先年的雪的故事的。

說這話，是我六歲的時候，也許是七八歲都不定。那時，我是最喜歡聽人家講故事的。特別是坐在熱炕頭上，聽人講古，是非常有味道的。

人們總是講先年，說先年冷得多，可是不知道是什麼道理。現在想過來，怕是人煙稀少的原故。我們家裏大概是道光年間移過去的。在那時候，我們是『佔山戶』。那是老祖母時時以爲自豪的。你想想，方圓一二十里，祇有一家人家，那該是如何地冷淒呀。現在，人煙是漸漸地稠密了。

東北的冰天雪地中並不如內地人所想像的那樣冷。在雨雪霏霏的時節，人們是一樣地在外邊工作。小孩子們是頂好打雪仗的。

這一天，雪花漸漸地停止了。空中是一片鉛灰。地上是一片銀白。狗在院裏臥着，鷄在院里聚着。族中的一個哥哥，給我們作工，彎着腰，在院裏，用笤帚掃雪

，掃到車裏，預備往外推。小院子裏是寂靜靜的。下了好久的雪，居然停住了。

我看着人掃雪，在院子裏，一個人孤獨地留連着。抓了抓雪，瞰着，望着院裏的大樹。寂靜的空氣支配着。忽然，角門響了一聲。東北屯的大哥又來了。

我是最歡喜東北屯的大哥的。他說話是玄天玄地的，兩個大眼珠子，咕嚕咕嚕地動着，很是給我以激刺的。他能打單家雀，而且是『打飛』。他所打的那一手好鎗，真不亞於百步穿楊的養由基。真是『百發百中』。他能領我到野外裏跑。尤其是，他用沙鎗打了好些家雀，晚上，可以煎給我們吃。他一進門，聲音就震動了整個的小院落。

在數分鐘之後，我們就到了街南的田地裏了。是東北屯大哥，在同祖母和母親說了幾句話之後，拿着沙鎗，帶我出去的。他帶我到近處各各大樹的所在，打了好些家雀子，帶了回來，雖然是冒着寒冷，可是，我是非常地興高彩烈的。

吃着煎家雀，東北屯大哥，大吹大擂地，給我們講雪的故事：哪裏雪是如何地

大，在哪裏他打死了多少兔子，哪裏雪給人家封住了門，在哪裏他打死了多少野雞。雪的故事，是最令我懷起憧憬的。

到了夜間，東北屯大哥走了，後街的伯父又來了。祖母在吃消夜酒。祖母絮絮叨叨地講過來講過去。隨後，她叫後街的伯父說唱了一段『二度梅』。

依稀的月光，從鏡簾縫裏，透射到屋子裏。濛濛的雪，又在下着。靜夜裏，又起了微微的冷風。

二

雪！濛濛的雪，下着。院裏又鋪上了一層綿絮。

我又大了兩歲了。這一年冬天，雪是不怎麼大。地凍了之後，像是祇下着小的雪。

這一個冬天，我們的院子裏，好像比往常熱鬧得多了。我們是住在裏邊的小院

裏。外邊是一個大的院子。現在，馬嘶聲，人的往來聲，車聲，唱鐸聲，打油的錘聲，在外邊的院子裏交響着。頹廢的破大院，頓時，呈出了新興的氣象。

父親是忙忙碌碌的，從站上跑到家裏，從家又跑到站上。一車一車的黃豆，每天，被運進來又被運出去。據說父親在站上是做『老客』。

一個先生，是麻臉的，教我讀書。可是，有時，他也去幫父親去打大豆的麻包

。

外院裏，是好幾輛車在卸載裝載，馬在無精打彩地，倦怠地站着。身上披着一片片的雪花。人，往來如梭地，工作着。

我也擠在人堆裏。看着他們怎麼過斗，怎麼過秤，怎樣裝，怎麼抗。

雪霧霏地下着。麻臉先生，劃着蘇州碼子，記着豆包的分量。他的黑馬掛上披着白，像是腫了似的。

雪霧霏地下着。禿尾巴狗在院裏跑着。飛快地。在雪裏輕輕地留下了爪印。

外院的東院是倉子，是馬廐，是油房。人往來地運豆子。鴿子，咕嚕咕嚕地叫着，啄着豆子吃。

像是家道興隆似的，各各人都在忙着。

晚上，工作完了，父親同麻臉先生總是談着行情，商量着『作存』好還是『作空』好。

麻臉先生會爻易經卦，據說，他的數理哲學是很靈的。父親會算論語卦，有一次算到『長一身有半』，於是『作存』，果然賺了。

我呢，我夜裏總是跑到油房裏去。那裏，是又煖烘，又熱鬧。

馬拉着油轆子，轉着。豆子被壓扁，從轆盤上落到下邊槽子裏。出了一種香的油氣，馬的眼睛是蒙着的，說是不蒙着，牠們就不幹活兒。

同看轆子的人打了招呼，進了去。順着窄路，走到裏邊的房子裏，則又是一個世界了。

油匠們歡天喜地地，笑談着。他們一邊在工作着，一邊在講着淫猥的故事的。我是歡喜他們的，他們也歡喜我。我上了高高的墊着厚板的炕上，坐着，躺着，看着他們在工作，一隻手操起了大油匠劉金城所愛看的『小八義。』

我看着他們怎樣蒸豆批，怎麼打包，怎麼上柞，怎麼錘打。那是非常地有趣味的。揚着錘子唧唧地打着，當時，令我想到呼延慶打擂。而等待着油傾盆如注地滴下來，隨後，打開洋草的包皮，新鮮的豆餅出了柞，我是感到無限滿足的。有時，我是抓一塊碎豆餅吃的。

卸了油垛，油匠們又是講起張家姑娘長和李家媳婦短來了。他們垂液三尺地講着生殖器，有時，那也令我感到無限的滿足的。

聽夠了，我則看我的『小八義』。我是崇拜猴子阮英的。

很晚的才回到房中睡覺。父親沒有問我。據說第二天要起早上站去，早就睡了

翌日，早晨，天還是黑洞洞的時候，就聽見車聲咕咚咕咚地從院裏响了出去，起來時，聽說父親已經走了。外邊小雪在下着。

濛濛的雪下着。院裏又鋪上了一層綿絮。

四

厚厚的雪，下了幾場，大地上好像披了喪衣。

隔江望去，遠山，近樹，平原，草舍，江南的農業試驗場，都是蓋着皚白的雪。

一帶的松花江，成了白雪的平原。江上，蓋着『水院子』。時時，在雪裏跑着

狗爬犂，飛一般地快。

狗爬犂，馬爬犂，跑過來，跑過去。御者，披着羊皮大衣，縮着脖，在上邊，

坐着。

江心裏。時時有人來打水。夏天渡江用的『小威虎』（小船），繫在岸邊上。夏天的排木沒有了。不知道是哪裏去了。

風吹着，冰冷地。太陽從雪上反映出銀星兒來。人慢慢地工作着。

這是聖誕節前後。我因事回到久別了的故鄉省會，看見了這種美麗的雪景。

有人說，吉林省城是『小江南』，可是那種美麗的雪景，是在大江南人所夢想不到的。

在火車中，遙望着皚白的雪的大野，是如何地令人陶醉呀！在馬車裏，聽着車輪和馬蹄踐軋在雪上的聲音，是如何地令人歡慰呀！

雪！潔白的雪！晶瑩的雪！吱吱作响的雪！我的靈魂好像是要和他融合在一起了。

在這雪後新晴的午後，幾個朋友，同我，站在江濱上，遙望着江南岸。

也許賞雪是對於有閑者的恩物罷。望着，望着，入了神，於是，大家決定了去

玩一玩。

於是，從岸上下去，到江面上。

西望了望小白山，北望了望北山，再望了望江南的平川，我們就決定了沿着江流向東方走去。

人多走路是有趣的，特別是走在皎潔綿軟的雪上。

在江北岸，是滿鐵公所與天主堂，雄赳赳地，屹立着，俯瞰着蜿蜒的大江。天主堂的尖塔，突入於蕭瑟暗澹的天空中，傲然在君臨着一切。

田畝上蓋着雪，在江南岸。村外，樹林中，有幾個小孩子，聚在一起，玩着，鬧着。

拉車的拉車，擔柴的擔柴，打水的打水，老百姓在冰雪中，忙忙碌碌地，工作着。

我們跑着，笑着，玩着。雖然都是快到三十歲的人，但是，到了大自然裏，却

都像變成小孩子。

遠遠地望去，龍潭山在江東屹立着。繁密的松柏，披上了珍珠衫子。松柏的葉子，顯得異常青翠。

玩着，鬧着，打着雪仗，我們，在江心裏，不知不覺地，快要到在舊日的火藥廠的遺址了。望着岸上的廢墟，心裏，不由地，落下憑弔的淚來。

順着磚瓦堆積的小路，攀了上去，我們幾個人，在積雪中，徘徊着。廢牆還是在無力地支持着。那裏，已成了野兔城狐的住所了。

我們呼喊，從廢牆裏，震動出來了回聲，同我們相唱和着。回聲止處，山川顯得越法地寂寥。我呢，不覺要泫然淚下了。

我呆對着殘垣上的積雪，沉默着。心中感着無限的哀愁。

江北岸，軍械場的煙囪，無力地吐着煙，似在唏噓，似在諷刺，似在憑弔，似在驕傲，一縷一縷的煙，飄渺地，消散在天空裏。也許那是運命的象徵罷！

大地是越法地廣大了，雪的喪衣，無邊無際地，披在大地的上面。

五

雪下了又停，停了又下。這一座古城，像是包圍在雪的沉默中了。

這是我離開吉林城的那個冬季。因為當時感到那也許是一個永別，所以，那一年的雪，在我以爲，是最值得懷戀的。

從臥室聽着外邊往來的車，咯吱咯吱地，壓踏在雪上，是如何令人愁惱呀！在黎明，在暗夜，我，不眠地，傾聽着風雪交加中的响動，是如何地孤獨寂寥呀！

我曾在雪後步過那座古城的街上，可是滿目淒涼，市面蕭條得很。我也曾在晴日踏着雪，訪過那些城外的村落，可是，田夫野老都是說一年比一年困苦了。多看社會，是越多會感到淒涼的。

在北山上建了白白的水塔。在松花江上架上了鋼鐵的江橋。可是，北山籠上，

仍然是小的草房在雜沓着，在江橋邊上，依然是山東哥們在賣花生米。農村社會沒落了。好些商店，也是一個挨着一個地關上了門。

夜間，不寢時，聽着外邊的聲籟，我總是返來復去地，念着。吉敦，吉海接軌的問題，農村破產的情狀，南滿鐵路陸續地在開會議的消息，是不絕地在我腦子裏縈迴着。

有時，關燈獨坐，望着街道上的燈光照在白雪上，顏色慘白的，四外，死一般地，寂靜着，感到是會有『死』要降到這座古城上邊似的。

在被雪所包圍着的沉默中，無爲地，生活着，心中是極度地空虛的。有時，如雪落在城上似地，淚是落在我的心上。

雖然，過着蟄居者的生活，但是，廣大的自然美也是時時引誘着我，而且強烈地引誘着。

雪下了又停，停了又下。沉默的古城，是又越法地顯得空曠了。

雪停了，又是一個廣大無邊的白色的宇宙。

我們，三四個人，在圍爐雜談之後，決定到了江南野外里跑一跑。

走到江邊，下去，四外眺望一下，江山如舊。野曠天低，四外的羣山，顯得越法地小了。小白山顯得越法地玲瓏可愛。

南望去，遠山一帶，靜靜地伏在積雪之中，村落，人家，田疇，樹木，若互不相識地，遙遙地，相對着。

在一切的處所，都像死的一般地，山川，草木，人畜，在相對無言。沉默的古城，好像到了死的前夜。

我們，三四個人，到了雪色天光之下，羣山擁抱的大野裏了。

天低着，四外，是空廓，寂寥。

白色，鉛色的線與面，構成了整個的水墨畫一般的宇宙。

趕柴車的，走着。拾糞的孩子，走着。農夫們，時時，在過路。但都是漠不相

關似的。

我們，三四個人，在田間的道上，巡回地，走着。有時，腳步聲引出來幾聲狗吠。但，我們走開，狗吠也隨着止住了。

對於神的敬禮，好像也沒有以先那樣虔誠了。小土地廟已傾圮不堪了。

有時，樹上露着青綠的冬青。鳥雀相聚着，聒叫着。待我們走近，立住，鳥兒，就一下子，全飛了起來。

江橋如長蛇似地跨在江上，像我們的血一天一天地被牠吸去。

江北岸的滿鐵公所，好像越發高傲地在俯瞰松花江。牠那種姿態，令人感到，是戰勝者在示威。

天主堂的鐘聲哀婉地震响着。是招人赴晚禱呢？還是古城將死的弔鐘呢？聲音，是淒愴而輕脆的。

我們，三四個人，在田野中，走着。暮色漸漸地走近來。我們，被蒼茫的夜幕

籠罩住了。

在蒼茫的夜色裏，我是越法地感到淒涼了。那種淒涼的暮色在我腦子裏深深地印上了最後的雪的印象。

雪下了又停，停了又下。包在雪中的古城，吐出來死的唏噓了。

六

雨雪霏霏，令我懷憶起我的故鄉來。現在，故鄉里，還是依然地下着大雪罷。可是，我呢，則是漂零到大江南，也許會永遠沒有回到故鄉的希望了罷。

和我同樣地流離到各處的人，真不知有多少喲。可是，他們同我同樣，也怕會永久看不見的故鄉的美麗的雪景了罷。

在故鄉呢，大概山川還是依然存在罷！永遠沒有家中的消息，親友故舊是不是還存着呢，那也是不得而知了。特別地，對着雪景，我懷憶起來白髮蒼蒼的老祖母

的面影來。

有人從東北來，告訴我東北的農村的荒廢。在那廣大的原野裏，真是『千村萬落生荆杞，禾生隴畝無東西』了！

據說：有時土匪綁票子祇綁十枝煙卷兒，在到處，人們都是過着變態的生活。

在故鄉的大野裏，在白雪的圍抱中，我看見了到處是死亡，到處都是飢餓。

在白雪上，洒着鮮紅的血，是義勇軍的，是老百姓的。

據說，故鄉的情形完全變樣了。現在呈出了令人想像不到地變態的景象來了。

是死亡，是飢餓，是帝國的踐踏，是義勇軍的抵抗，是在白雪上流着猩紅的血。在雪的大野中，是另一個世界了。

我想像不出了。我祇是茫然地想像着那種猩紅的血，灑在潔白的雪上，在山上，在平原上，在河濱上，灑在一切的上邊。

雨雪霏霏，令我回憶起我的故鄉來。

千秋九分叢書

第一種
穆木天著

秋日風景畫

已出版

第二種
金滿成著

動搖的心

已出版

第三種
李輝英著

兩兄弟

已出版

第四種
傅紅蓼著

在被窩裏

印刷中

每冊只售九分
寄費每冊一分
掛號再加八分

種一第書叢分九秋千

畫景風日秋

分九洋大價實冊每
分九號掛分一費寄

著者 穆 木 天

發行者 千 秋 出 版 社
上海卡德路
一五三弄四號

印刷者 大 方 印 務 局
上海卡德路
一五三弄四號

民國廿三年五月初版

究必印翻・有所權版

